

集部

魯齋集卷十一

宋　王柏　撰

題跋

跋道統録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所以繼絶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

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為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横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于道有功于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裒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峰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

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閑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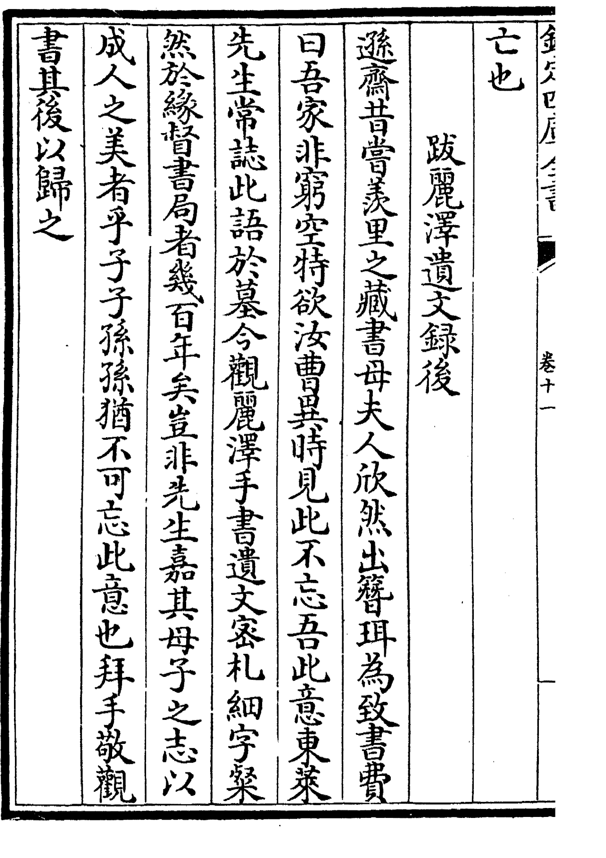
跋時遯齋遺言

予生晩不及拜遯齋時公少年識公之名字於考亭麗澤二集中後聞公之言行於公之子若孫起敬之日已久今始得拜觀公啓手足之遺戒嗚呼是豈勉强者能

之乎死生固大事也亦常事也不以死生怵其中垂絶而精爽不亂者非平日有所養者不能覩其屏絶釋老治喪一依司馬書儀可謂得其正而斃者于此可以驗其學矣勉二弟加意養老悲哉孝愛之至情實著罔極之恨於言表使人泫然出涕又公之跋若未滿而實深與也挈齋以其季之賢為公不亡而未知其子若孫克世其家而孫曽頭角已嶄然流慶益未艾也若公者真可謂不亡者矣

跋朱子與時遯齋帖

昔紫陽之門四方之士雲集不旋踵而倍其師說者亦有之未有一再世之後而能守之而不變者也科舉之壞人心猶未若今日之甚而朱子當時已諄諄言之豈非遯齋後知自悟必有以叮嚀告戒其後人所以東阿遁澤俱廢舉業於少年葢此帖有以啓其秉彜好德之良心也今之士者方攘竊紫陽之緒言以求進取之利者紛紛皆是覩是帖而顔有泚者猶庶幾乎仁心之未



亡也

跋麗澤遺文録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毋夫人欣然出簪珥為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嘗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啓札細字粲然於緣督書局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為之驚異且自愧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汪約叟高安紀程後

慶元縉紳之禍予不忍言也今又拜觀約叟汪公紀行之卷而重有感焉蓋大愚忠公之謫也獨二汪公著始

終之義長公裂裳裹足以道其行少公舉舍携孤以護其喪嗚呼是豈不足以增天倫之重哉天倫有五惟君臣朋友以義合友朋者又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所取正者也於平居相與講論者易臨變故不顧己私者難至於斥權姦而敢言扶禍患而勇往則平居相與講論其可知矣嗚呼大愚公之忠既已昭白於後而二汪公之義尚未大顯于時豈非後學所當發揚者乎二汪公皆先君子所敬愛之友也予自童丱蒙教誨爲甚至敬

觀此卷遺墨尚新俯仰已五十年而公之墓木拱矣悚然為之感慨輙記歳月於後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苫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為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為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群吠喧豗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為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

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寘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于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

册再三囑予為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實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胄森然如走馬蟻封内而動中規矩此實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

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它人常保之乃所以為可貴也郜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後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於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于普明僧舍葢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圖形於妙覺僧舍時人

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為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薰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褫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常卿王忠惠公家問跋

人主固不可有輕天下士大夫之心也士大夫至為人主所輕盍亦返躬而自責乎吾宗忠惠公自言路劾柄臣而去國屢詔不起死之日猶有柄臣奉公之書夂之而俱不啓緘又數年柄臣者敗天子思公之言褒以遺直遺愛表以徽謚錫之土田以恤其孤獨蒙天子愛重夂而不替如此今觀公之家問藹然篤厚之真此其所以為忠君愛民之本若公者非特一宗之瑞一鄉之瑞實天下國家之瑞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而不壽公歲月

逌邁使公尚在始逌六十非止宗黨之思有識者莫不思之至於天子亦思之後千百年有思公而不得見者得見此帖猶足以慰其高山仰止之敬希夷其謹寶之

跋朱子帖第八卷

寶祐丁巳夏六月得此卷十有一帖于昌父弟得之於鍼奩窻牖之間使人遺恨感嘆者累日往往前此所得之帖皆以前後去其素紙而此卷迫切更甚亟加裝䌙尋考歲月其具位稱雲臺者淳熙乙巳之春稱南京鴻

慶則丁未不久也江西臬事之稱則丁未戊申之間皆大父在福建漕臺之時最後漳州一帖則庚戌六月越月而大父已捐館矣此爲絶筆之書也追惟疇昔肝鬲酸楚訂前後之帖搜訪十有五年猶未盡復一日不謹散逸難收可不愳哉卷中所稱黄堦則勉齋先生也一時筆札之間四句該盡德器可見察之之精道其人於大父不敢不實且言有以教誨之又何其敬愛之兩至也其餘通情無間繾綣周密無書無之子孫苟不知寶

護心德巳亡前鑒不逺也

跋唐致政詩卷

予自兒童時巳知有鄉之尊老曰致政唐公亦間甞得侍杖舄聽話言兩臉如丹雙瞳如漆步履如飛和氣郁然予固未甞不起敬而莫知所以請教也後得見公自壽之詞曰君欲問余年八十有七百歲十分尚留一世間滋味甞盡酸醎苦澁時今倒食蔗無甜汁予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公即世始聞公壯歲嘗失明昇置赤松蕭

然默坐於山水間忽遇異人兩目豁然自是始歸取科第得禄以養母仕宦所至有聲未衰輙掛冠享上壽骨健神清挺然故家之喬木而嶷然宗廟之大蔡予因是有感而嘆曰禍福不常得失難料顧所以自脩者如何耳方公蕭然默坐時自分病廢百念俱息天君湛然何有于世味則其所以瞽而明養而禄仕而聲壽而健者豈有它哉即此時便是養生之要訣其脩身俟命之要旨亦在此也人之所以酣富貴溺聲色傷生喪節靡靡

成風者正墮蔗境之甜耳有能咀嚼公之詞澹然太古之餘味可以見羲皇而失安期矣陳氏子元紹一日出示此卷墨色清勁如新跋者已備公之懿行予不復述止原公所以得壽之理而已後生能保愛家藏而尊尚之志亦淳雅推此志而不倦進德其可量哉

跋桐岡書舍記

景定壬戌之冬予始於上蔡書堂納交於玉峰車君而未獲識桐岡於君也一日桐岡之子以玉峰記文示予

三復興嘆噫君之所與是誠君子也四非之言叮嚀忠厚實書舍之坐右銘與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跋董氏族譜遺跡

理一分殊之旨每於宗譜見得尤分明人之宗族盛大繁衍千支萬派其實一氣之流行知其分之殊固不能無親疎之别知其理之一則不可忘敦睦之義今獲觀董氏譜諜并分棋布精確簡明必知所以篤其恩義於宗族矣至於寶先世之遺墨愛護如拱璧又必知其所

以寶先世之遺體尤謹于愛護者也董氏安得不興乎

盛哉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群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愳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寶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愳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

風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菊徑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趙遠庵帖

右遠庵先生趙公手帖四紙得於撝堂劉先生遺書中某寶藏于笥近三十年及搜訪撝堂往復遺稿則已散逸而不可得獨於挽詩見傳心識顔冉折衷辨師商之句而已又每以未獲見遠庵文集爲恨今觀安得三益之會於朋友之義可謂甚篤及池録删節之語於師門

之處可謂甚深誦理一分殊之跋得龜山以來一派宗旨為甚的未嘗不注心景仰也景定癸亥先生之嗣子工部來鎮東陽惠政藹然某蒙禮遇為尤厚用敢裱䘵四帖歸于家廟之藏拜手書歲月於後云

跋勑額代明招作

臣聞人臣之事君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死之日國有彝典哀䘏之有賻有弔有祭有謚有輟朝之禮有護葬之官有紼披鐸翣之行列有明器範器之名數有崇梵豐

碑之式有石獸翁仲之衛又即其梵宇晨昏香火以奉其神靈之遊息皆所以旌表其功德也而寺獨以功德名所以示世世子孫無窮之思恩亦厚矣本朝大臣功德之盛未有出於吕氏之右者自許國文靖公申國正獻公父子相繼輔相兩朝下至右丞東萊公扶中興之運雄勲碩望書之青史書之太常固已焜燿今古加以滎陽公得洛學之親授文清公載北學而之南貽我太史成公寺丞忠公學問淵源羽翼道統兄弟相繼為百

世師子子孫孫慶源有衍而未艾猗歟休哉惟呂氏之
先葬于太原天禧中文靖公遷祖父代公魏公於鄭州
之管城寶元中建寺墳側賜名薦福禪院公薨詔改賜
懷忠薦福子孫從祔建炎初右丞葬夫人於新鄭賜寺
額曰元淨明招因右丞隨駕南渡薨于桂林暫殯於寓
地紹興十六年駕部初葬于婺之武義明招山惠安院
又得地於墓之東二十三年奉右丞之柩窆焉自是子
孫悉祔于左右三十一年遵先志請於朝於惠安之上

冠以元淨二字其後文靖公葬於信之德源亦以永安院請于朝改曰懷中永安之院皆所以遙望上世之兆域以識終天之恨然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烝嘗祼饋一氣通流固無南北之間也山僧昔嘗備洒埽于懷中永安已勒敕額登之樂石今又承乏于元淨惠安詢之父老寺舊有敕牒之碑慶元戊午燬於火敢不重刊以侈聖朝報功之賜以興故國喬木之思云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尚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為主近世儒者常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後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

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為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為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為先養氣為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偘少嘗師之為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

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周密捍定反
側勇往直前真當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
枌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
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嚴有法度於醞藉
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
也又恨其詮次未約猶以少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
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孜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
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窺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

其正氣之説於後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

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嗚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於後

題呂申公試卷

自科舉之法立而鄉舉里選之制壞此無足恠葢取士之法壞於淫亂之婦人歷數百年聖賢之君不能復此為可恨然猶有可諉曰國朝兼采時望也至糊名之請

行而士之進退一決於三日之虛文雖綱常淪壞之人
販繒屠狗之輩不必擇也既登高科則清官要職執卷
取償朝廷雖欲不與不可得也取士之法至是不復可
言然名公鉅卿未有不出此塗者蓋同行而異情耳非
法之果善也乃法之大幸也以一二人才之偶得遂謂
千萬人之皆然不亦太疎乎凡誣經詭聖希求苟合莫
不中選而抱道守義拙于華藻者莫不屏黜是豈法之
果幸哉乃士之大不幸也嗚呼因觀呂申公試卷中稱

名是法猶未壊也科舉之法不復古天下無可治之理

三嘆而書於后

古貴人押字跋

我思古人嘉言善行不能盡識也每見其一㸃一畫未嘗不玩味其意趣注心髙仰之寶祐癸丑得此碑於鬻書人異哉人之癖好也何彚萃者不憚其勞何刻石者不吝其費是果何益於世哉予則因可以觀人物亦可以觀世變葢古人之押字實書名而花之後世乃不然

與其名而不相似直著其心之精微寓于數畫之中字者與人同未足以深知其人押則我之所獨人焉廋哉予觀司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既不失其制押之原而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特此法未易盡識之耳以大畧言之凡氣禀之重厚輕浮心事之坦夷巇險趨向之邪正力量之强弱皆可見也既押字以得其人又於人以驗其世故自唐末終五季諸人固無足取觀其押字莫不狂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乎亂亡之相尋及

我國家盛時諸賢之押何其簡易而平正也君子之於物不以其末而棄之亦必求其本也嗚呼是雖筆墨間至淺事也其可忽諸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氤氲轇轕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為大聖大賢或

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率德於周魯封域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

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畋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
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
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
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
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為榮則
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

蓋直欲以是為勲業為事權比方聖經為古人之缺典先生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為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張氏家傳

蘭江張氏家傳一卷子友伯誠甫之所撰述紀其所自出旣詳且尊文有法矣謹家諜而不忘其先塋此孝之

大者也敬觀其本末葢自深澤至于瑞壠積累豐厚而其所以致富者以躬耕為本一再傳則又以儒學顯而其所以為學者以信古好義為本張氏之賍也宜哉無其本而望其族之昌大固無是理伯誠之季今又以世業薦于鄉書種之茂未易量也祭義曰古之君子論撰其先祖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伯誠其得之矣

跋文公梅詞真蹟

昔南軒先生與先大父石苟翁在長沙賞梅分韻有曰平生嘉絶處心事付寒梅今又獲拜觀文公先生懐南軒之句曰和羮心事履霜時節由是知二先生之心事與梅花一也然此八字雖甚平熟極有深意蓋和羮之用正自履霜中來自昔賢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業者必有孤潔挺特之操百鍊於奇窮困阨之中而不變者也異時先生又曰絶艷誰憐真心自保所以指示學

者尤親切梅花與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過保一真

字而已天台吕居中學朱子者也保愛此詞如護拱璧

惟獨為其推所以知愛之道昔朱子嘗書寇忠愍陽關

詞而題于后欲使百世之下有以知先生與萊公之意

繼之以於戲悲夫予于此詞亦云

跋沙隨易雜記贈賈師父

文公朱先生著易本義謂易本卜筮書而當時學者皆

疑焉惟沙隨程先生好以卜筮說易有雜編一册葢親

筆也其門人得之以呈文公公以所疑書於後俾歸以此說質之沙隨先生不審以為如何也可以見先生待前輩之禮其恭如此沙隨亦稱劉公曰元城先生稱瑜公曰玉泉先生稱汪公曰玉山先生稱文公則曰南恭父為序於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藴念是書考核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義文鈌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絶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既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料段直便説起去至終篇却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却無心變只是不曾蹉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

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為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勉齋北溪文粹

右勉齋黄先生文粹三十篇北溪陳先生文粹三十一篇經説十五篇金華後學王柏之所編集而又附以雜著四十餘章北山何先生亦嘗增定焉在昔乾淳之士登考亭之門而親傳面授者不知其幾人矣窮鄉孤陋未能徧求高第弟子遺書而盡觀之但見端的固守其

師說而接引後進敷暢演繹而不失其本意者惟二先生之為可敬勉齋先生辭嚴任重充拓光明而通釋尤為淵奥北溪先生辭暢義密剖晰精微而字義實為階梯皆所以為後學之津梁以達于紫陽之室者也此編非敢妄有銓擇亦以其嘗玩味誦讀者開其子姪云

跋歐曾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

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賛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菜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

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于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跋朱子大愚帖

先君子仙郡府君與獨善汪公契好至厚某為兒時未嘗數日不侍容色也嘉定辛未獨善先逝先君子亦相繼棄諸孤不數年伯壽流落其子開之追尋其廼祖遺書劬劬懇懇志甚可悲紫陽之帖大愚之詩尤所寶愛

某故樂與之從遊為其摸刻于堅珉撝堂劉公船山楊公克齋陳公皆感其事慨然題跋于後不幸元思蚤亡此一段流風餘韻漠然不接于耳目今年伯壽死元思始克同葬原帖與石刻亦次第而出某復與昇二刻龕于麗澤書院使獨善之高風義槩與麗澤相為終始非特有以慰元思泉下之靈亦所以勉薄俗而助風化也嗚呼大愚先生忠公於是竟終于貶所今六十年矣世變轇轕師友彫喪學絕教乖風頹俗弊不堪回首獨善

之子若孫今已跡滅祀曠天難諶命靡常惠迪從逆之訓不靈善人懼而世道來復之期益未可知也慨念疇昔烏得不為之泫然再與裴躕此卷於腐壞塵蠹之餘使前賢之遺響尚洋洋乎入耳觀之者忠義之心庶幾油然而生扶世教于下者何能已哉北山何子恭父箕谷倪孟德父立齋剛仲姪皆元思之所敬豈可無一詞相與起其墜於後乎

跋周吳蔣三君帖

山谷時猶曰師師之職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
教不知明道以啟迪後進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
亦不復論學而取友三復斯言為之永慨予讀書陋巷
不求聞知有志於學者彼此固相知名有願交之心其
交契已在於未見之先矣五山王抑之克齋陳公之門
人也特訪予于雙溪之上為予言果齋周君希顏之賢
淳祐乙巳冀予訪于天府石林軒風度粹和義理該洽
相與傾倒如舊識然泛西湖之烟棹步楊園之泉石談

論終日甚樂歸來間以書尺相勞問意尤渥也松林吳
君字淵仲龍川陳公之甥由武博出貳廣德由貳而守
歸鄉求士甚篤於予尤拳拳焉相敬愛未幾復謀居龍
窟遂成疎濶矣浦川蔣君叔行自端平乙未識之夷清
堂上後館玩易書塾契好始密相知為甚深補太學幾
十年僅一奏平等科名竟不遂二君皆北山之親表吳
君樂易溫雅蚤脫場屋晚求有道以訪師友之淵源為
政尚德厚俗決不以健刻求知當世者蔣君寬和機警

蚤知學問之原委未能免科舉之累然其早察物情巧
中事會每一見之未嘗不與之劇談而撫掌也此三君
子者皆非今日世運可行其志困窮而長往也宜哉慨
斯人之寂寂而斯帖之僅存交道日險問學取友之事
益落落矣如之何而不於此長太息也

跋久軒定齋帖

予幽約不勇不能尋師取友於四方求乾淳諸老私淑
之遺訓以變化其氣質與世參差交道枯落淳祐乙巳

之秋因事入京始識久軒蔡公益西山之孫九峰之子是時給禮玉堂初除正字與友人王抑之敬巖立齋二姪契誼頗密予起敬其家世甚久遂往訪焉公即以故人相待削去崖谷意氣篤厚有前輩風越再年出持江東憲節後移節本道予以部民未敢納謁而攬轡已在門矣既而兼綰郡紱再至尤款密於松齋道院之間及登政府相與如一日公凡兩去國後一出尤偉皆以事關學校力爭不得而去善類恃之如泰山天下想望其

風采以元祐相業期之閒居三年而薨矣嗚呼悲哉定齋鄭君子文之自太學博士出為東陽郡長史朋友間惧道予姓名忽一日求見甚勤卻之不可自是情誼少款其人博洽通練議論軒豁實有用之才也僅一持武岡之麾丁內艱哭愛子困頓家居近亦聞其捐館二公皆闓人今不可得而復見矣吁淵明有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摩挲遺帖凡十有一紙聯為一卷攬涕而書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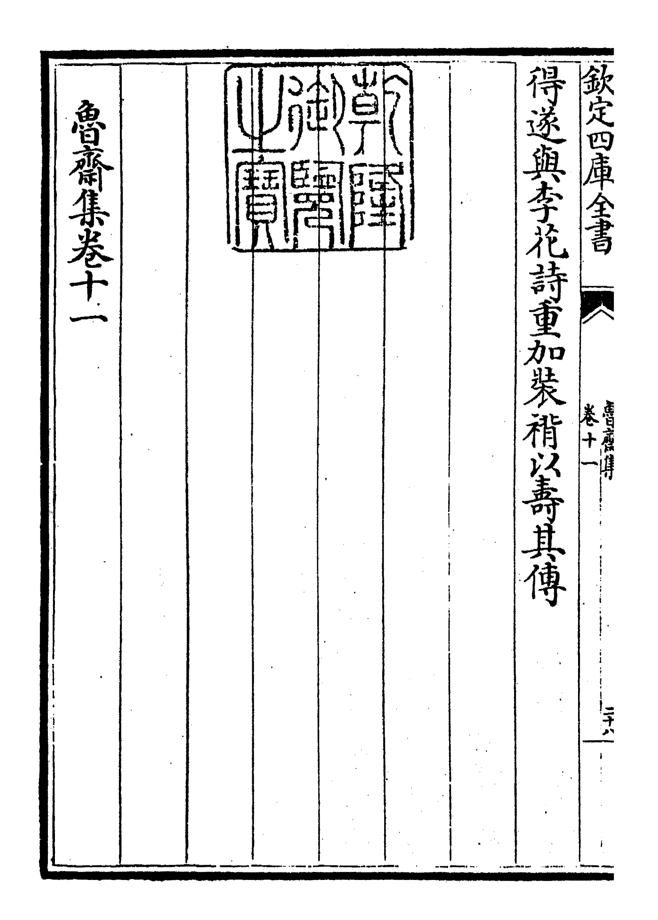
書伯兄心箴後

右心箴一卷適莊先生晚年之筆也鋒藏力健氣定神和非天君泰然焉能至此嘗以鄉之前輩曾書不欲鋟梓子孫宜寶藏勿墜

跋默成詩卷

默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咏而已此所以為可敬也不幸幾毀于簾箔間若有神護再還舊觀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授予亦不敢輕於

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褙以壽其傳



魯齋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鍾

魯齋集卷十二

宋 王柏 撰

題跋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歴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葢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

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為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為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静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為東方之星此為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昬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昬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與鬼是為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為星紀之

次以何為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茍能當于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為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于度數之一黄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歷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于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邨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録其語脩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録易差手筆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世道人物為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茍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

也覲者其毋忽

跋朱子與訥齋帖

訥齋趙公登朱子之門為最先其後遠庵昆仲相繼而進開之以道義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見于文集者訥齋止二通而已此帖亦不與焉今以辭語考之實慶元丙辰先生乞改正從臣恩數之後沈繼祖未上疏之前也當是時國論大變善類奔波海内震駭番覲此帖不勝感慨其餘則家庭間真情實意契誼藹然

寳藏宜謹後七十有七年當咸淳壬申之冬訥齋從孫某來赴保寧模出以示其後學王某敬拜手書歲月姓名于后

跋徐毅齋帖

咸淳壬申之冬予㬍友通齋葉仲成父出示毅齋先生徐文清公遺其先正監丞都運之帖一巨軸後學王某肅容敬觀藹乎仁義之言也確乎朋友之義也枌榆之人物尚盛也縉紳之公論尚明也其於出處輕重之間

講之尤密視民輕則為己重為民重則視己輕簡而裕辨而正事關父師情深詠此豈止為家庭之天球弘璧而已所以嗣先德存大範鎮家乘也發舒融暢實有俟于後人

跋曹昌谷叙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啟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楬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崎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

之辨故書之為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葢公之字云

跋字韻

鐘鼎甗釜槃彝尊爵之欵識罕傳于後世而籀篆寖㝷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巳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斲喪可勝

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顔栁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炫其詭以揚其波益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姸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岩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跋先訓

右嘉泰癸亥先君班改在京時賜某之字此蓋小學之

教先致敬於言動之間告戒諄諄祝望甚切未及聞詩
禮之訓則先君已棄不肖孤距今六十有一年矣艱棘
顛危上辱先訓幸延殘喘大有身分未了之事何以見
先君于九原嗚呼無恤之簡雖存鄭公之業莫贖悲乎
痛哉咸淳癸酉十月朔再加裝整泣血拜手謹識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幙雖
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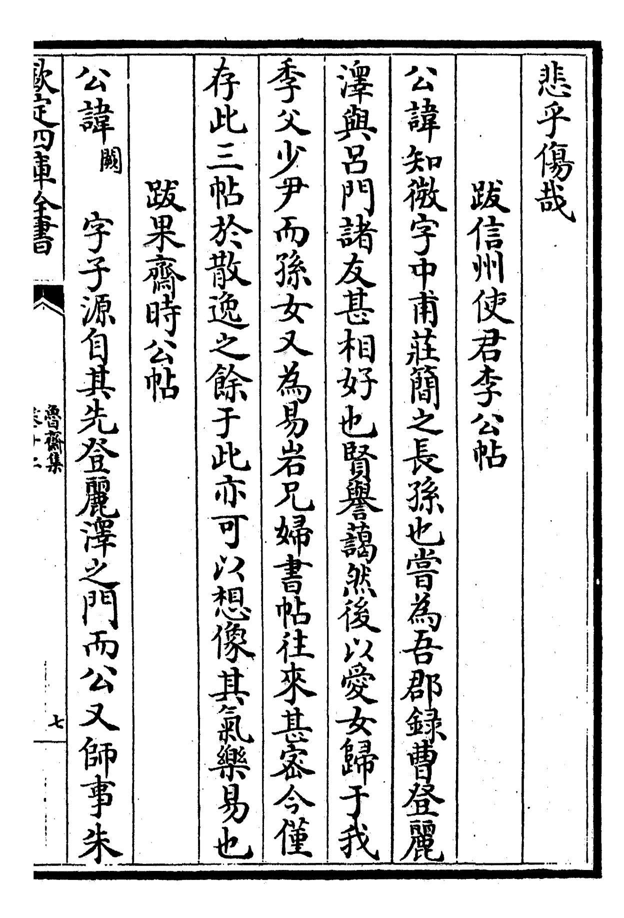
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敵情之隱微邊防之疎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册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襄樊失守人物渺然益于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為之永慨深慮散逸畧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汪公祭文

公諱大章字時晦與其兄時法公為先君莫逆之交公獨後死克享上壽哭先君之辭甚淳而實非他人所能及于是藏之惟謹公之遺墨尚新俯仰已六十餘年感念疇昔為之泫然先君交遊至公于是盡矣悲夫

跋櫟庵潘公帖

公諱友文字文叔半山翁旬之長子也半山與大父為丱角之交公以契家子相過從書問甚多今存者五帖而已公嘗登考亭之門亦有答問近為好事者所有矣



悲乎傷哉

跋信州使君李公帖

公諱知微字中甫莊簡之長孫也嘗為吾郡録曹登麗澤與呂門諸友甚相好也賢舉譪然後以愛女歸于我季父少尹而孫女又為易岩兄婦書帖往來甚密今僅存此三帖於散逸之餘于此亦可以想像其氣樂易也

跋果齋時公帖

公諱闕字子源自其先登麗澤之門而公又師事朱

子有語録昔我先姑生于臨江校官之舍後奉公之琴瑟公亦分教臨江遂作氷玉堂簡帖往來固不可勝數今止存四帖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鋭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残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守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

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勾稽青田登
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糸之以賢契友則
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
舊訪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陳中書帖

公諱希點昔為學官時先君得其書慶叔父銓闈之魁
中言時兄之數見問大愚之官況當亦呂門之朋友其
帖餘七耳

跋鄭大卿帖

公諱如岡與先君始闕也故有傾蓋如故臭味之同之語亦及大愚之姓字必嘗師闕矣後嘗知鄉郡予少年不敢見之益不知契好之始終也帖闕其二

跋銅官三公帖

昔先君之宰銅陵闕開禧用兵之時防江之備甚密流徙之民無綏政亦勞矣柏闕得以目擊其大略一時書尺盈几今不復見止存三公之帖闕代張公于湖之

季也書詞爛漫習乃兄之遺風而無法度其書嫺先妣先叔之喪而已太守韓公諱茂卿倉使王公諱枘亦相與探問邊境之消息形于言詞殊無長官待屬吏之傲亦賢矣

跋李侍郎五公帖

李公嘗受大父特達之知此交訊於初登朝之時後知鄉郡篤敘甚厚僅存此數帖於敝笥滕朱二公契好皆深索諸叢襍各餘其一孔山三帖乃臨江叔父之所受

先君不應無有也一詩一詞銅官餞別之貺云

先友尺牘總跋

先君端方嚴介擇交寡與然久要急義無愧古人某為兒童時嘗侍獨善汪公呈秀汪公無虛日自先君即世故交亦相繼淪謝猶得拜櫟庵潘公博士戴公白石錢公餘皆不及拜其履舄矣當時書尺後皆類成大軸如二汪公夏公戴公皆已歸其子孫矣諸父書問亦然凡今所存姑表契好之大略此皆不肖孫不能保守遂致

寂寥泯滅不得傳于子孫則其繼志述事之責可知慨其永歎嗟何及矣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吕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文師磊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水心年實下之固心悦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吳郎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既為成

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並稱幾于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人于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為尤重葢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與長幼之序並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己也先生之稱交口相說心實不然不以為非亦不以為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歎哉水心之帖致

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後九帖獨善汪公之尺牘也諸公皆有聞望於時汪公師門篤實君子也觀其交際可以知諸公之情觀其稱與可以知獨善之德惟呂公泰然自悔學問剝落殊少振起及黨禁方嚴獨上書斥侂胄之姦至杖流嶺外不憂不懼及侂

胄誅朝廷官之則已客死矣白石為誌其墓而聞者竦然麗澤私淑之功其可既耶因有是帖而後及是人云

跋曾樂道帖

公諱槃雅望甚偉善筆札大愚夫人同氣也獨善左右大愚在貶所往來問勞甚勤大愚終于筠相靜軒奔喪護其師則獨善之季呈秀公也故有一門節義之感是時獨善同行歸則橋坡往後則呈秀公終其事曾公以手足之情不容不拳拳也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即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洗世俗輕浮纏

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
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叙先世師友之舊
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
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
倦後遂得壻於撝堂劉公之門晩又遇三山鄭公存齋
諱師孟字齊卿専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於郡
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
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

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於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適莊友于帖跋

某自幼被先兄撫摩教詔之恩非言可盡歲晚同居友愛尤篤平生罕離侍下書帖甚少有時更唱適意而已暇日為某書聖賢格言大字無非教也又小楷書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又書韓信登壇問答

草廬三顧問答王朴上世宗策共為一集以為學問功業之勉某崦嵫甚廹深恨無以稱且約以生既同一門死將同一壑又書慷原二字表之自古友于之愛生死不忍相舍者鮮矣詩詞一軸姑取一閱書于前以先兄期望之意回授後之子孫云

跋東峴帖

予少無雅問而婚於東峴之樓風聲氣習亦慹慹乎其難入也室人之從妹壻胡君恭叔諱景聲嘗薦於鄉貧

依于甥館處之終始無間言只此非予之所能及也亦嘗致書餽後入城見顧風度淳確議論醲郁臭味旣同交情日固其終也了然而逝求其遺帖凡三十有七藏之惟謹予之妻祖克享上壽中有一帖致感謝之意甚篤此亦君之餘風也嗚呼賢矣

跋南山倪三愧帖

予因見北山而識叔行因叔行而識孟陽因孟陽而識其二兄孟容最長主家嚴毅每聽予之言與二季評予

既退之後對坐肅然少唯諾時然後言堅確典刑一鄉行其言而未嘗有失孟德純實寡言始亦未相孚也久而後相契縱談劇論無隱情亦無世俗矯飾之為孟陽清介廉直仕塗有聲惟長公得天者厚既壽而康寧且多男子二子收大名迭登朝列赫奕方殷孟德僅至中壽孟陽最不得年予每謂叔行孟德孟陽三君皆非今日世運可亨者宜其困窮而長往也慨斯人之寂寞而斯帖之僅存交道日險論學取友之事益落落矣如之

何而不于此長太息也孟德風雅質疑一卷附於後其子明原以墓銘請予不敢辭為誌之于石云

跋何無適帖

君諱欽字無適北山先生之嗣子也天才不羣有晉宋之遺風焉予得其帖甚少止二十有五遺硯帖其絕筆也予不敢受姑勉其意少留數月將面還之未幾君死矣方恨無所歸適元鼎令予作書與趙星渚求題墓大字遂以此硯將誠又得君銅爐一蟾蜍水滴歸其女矣

止有遺墨數卷而已

跋徐彦成考史

予為學之初志不立不得明師良友導其進脩之方不過求於詩史竊其華藻葢鄙陋之譏直淺之為丈夫也是時表姪徐彦成名順頗熟于史而好談兵每與之劇論其人嚴冷矜持非特為予之益友亦予之畏友也方從師於王德固之塾見朝野雜記假以示予予喜甚質錢傭工以抄寫未幾又示以文公語類予驚喜如獲異

寶方悼部帙之多難於盡録吾姪請助予抄之抄且過
半予於是始知聖學之正途入門之次序此意未易悉
也他日就正于撝堂船山北山三先生之門益已粗識
伊洛淵源之大略矣未幾彥成暴卒予悲痛不能堪每
見其遺蹟未嘗不為之酸楚噫昔予妄集陽秋小編品
論中興人物吾姪為之考訂精確周密即此一卷自足
以見其學識之迥異也予自覺此編之僭率雖已焚棄
而此條論尚存故篋為之感嘆書于後

跋劉楊二先生帖

撝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撝堂為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既稱賛宏毅之説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撝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撝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録為囑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

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遒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為一軸以識吾過

跋寛居帖

君諱子舉字師尹少年以英邁之氣挾麗藻之詞談笑功名之塲中更排根始就收斂闖北山之藩籬探伊洛之旨趣移以北山書為介紹下顧予於陋巷之中自是交遊十餘年敬愛無斁丙寅莫春忽得君之遺領往哭

之明年暮春得君之壙記哭君夫婦之喪於摩訶榱授之以挽辭予之情備見于此矣歸而訪其遺帖凡二十餘紙間以一二見於雅藏録云

跋介巖潘公帖

公諱墀字經之仕至秘書監以修撰華其歸公之喪以病不及往弔公之葬不知其時又不及挽其車而哭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因整比其遺帖繫之以辭曰繫戚畹之柄國兮倡偽風以賊夫天德賴星靈之下燭兮亟移

柱而調瑟正氣傷而未易甦兮學問之原難一予方杜門陋巷兮神營營乎紙上之遺則雖丹溪之弦誦洋洋兮恨求道之不力幸朋友之意氣感孚兮一見如平生之舊識譬諸草木同臭味兮有不求而自得柔兆敦牂之歲兮維夏之日別誠求于淨明之蘭若兮同門畢集有美一人兮氣肅而貌皙凝乎其觚兮不偏而窒瀋乎其靚兮絕去雕飾是曰介岩兮聽其言而充實曜靈遙逞兮健而不息再會于嚴子之故鄉兮樂得朋而欵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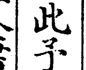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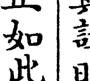
君翺翔乎中祕兮壯資善之羽翼亦胙之以茅土兮兩駕熊軾暨息影于蒼山之麓兮景翳翳以將入柴車闖門兮庭宇闃寂勉勉言笑兮若有味乎枕席歲律甫換兮感訃聞之孔晝我將匍匐而往兮兩足如縶憑辦香以致唁兮東望涕泣吁嚱哉前乎聖哲之不我待兮後乎賢者之不我接薰者未必壽兮蕕者未必折幸同志而同里兮又不得漸摩于朝夕何會君之不數兮復棄予之甚亟思君無以為懷兮孰論心而自釋攬遺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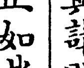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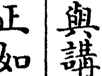
炳炳兮儼若見乎其玉立倏莫色横空而來兮聽雨聲之淅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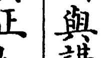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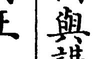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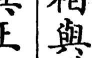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葢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荆榛朱先發孤咏于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為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





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原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脩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乗訪予於陋巷既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講而去公巽謝且恃天時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疇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峰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即以同門見稱意

甚勤篤既而有位于朝出守於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
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䏶二公之
帖以慰高山之仰嗚乎參井之墟既以淪陷蜀士之落
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賔趙曲溪嘗遺至書堂其娙源為
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予厚遺子
就學齋職張達善𩓐亦蜀人

跋趙星渚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為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即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葢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于未見之前意交歡于既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閒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為

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脩身立節為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愠也然有尚友古人之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使君之書恍不知其所自覼其姓名乃果昔聞于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主麗澤書

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未見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誠亦事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為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為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其為死生之間也

跋趙傃軒帖

公諱希悦文公之甥孫昔倅于婺不欲見之及為守乃
蒙下顧為上蔡書院趣予之行一再掐飯言論典刑無
一俗語氣象終與人異後以庾節去後專介於書堂相
勞問甚篤迫歲而歸竟不及一造黄岩以謝之公之喪
僅能以書弔而已其子與科以行狀見諉予以編遺事
疎甚不敢承命

跋韓初堂帖

君諱境字仲容相臺之秀寓居于越嘗以架閣言事貶

於婺稱適莊先嫂為姑而篤親誼焉議論磊落可聽詩書筆札皆工予以詩準翼與之即能頓知其本末形于謝帖其胸次已加人一等宜其眇視一世終于再貶亦可傷也

跋林宗山帖

君諱拾東嘉人與初堂同貶於婺因初堂而識之二人趣向大不同一未忘富貴之餘習一不忘儒素之清風荷其相與之意頗真後趨朝闕麗澤之擾擾戒以勿為已

甚不失於君子之厚尤相愛也自其入言路則不復通姓名矣後敬岩君玉皆其彈也自以爲愳焉

跋蘇愳翁帖

君亦居東嘉嘗叅保寧幕旣而攝金華令相與之意亦眞後不堪征賦之令廹飄然賦歸歟而去上官留之不從親舊辟之不出時得其書以慕庵記好生録序見囑道謝之詞甚謙其死也予酹之其子樸乃以墓上之碑囑予勉强綴輯未知其果入石否

跋趙草巢帖

君諱必升天台人初來爲義烏令首來訪予從者不識而差池余知訪焉一見略去岈谷如故人自是情分甚密與余同庚而月長余之辭聖則也以皋比遜之徘徊久而後至不數年而謝世矣余專介酹之觀書詞氣象坦夷和易非世俗能勉强而企及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貴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于頑惡之鄉習俗化焉

不敢為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為山主星渚為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即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為郡乃聘子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子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子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

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强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於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徑不可違其志聞者嘆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徳益彰矣因捨其遺帖并及之以為有志者法

林省吾帖跋

君諱正心學雖無師承亦以科舉為業乃能博覽群書非取辦于黄册故粗得其大略著書授徒從者亦衆連

三舉於鄉及入太學乃屢垂翅而歸自實翁之經理書堂也君始終與其事聘之為堂正及予之至君不來矣及予至者三君始來謁望之儼然玉立如泥塑人已可敬矣退而省其私始終如一非一朝一夕所能至尤可敬也與之語則坦然明白出示心腹略無隱情豈今世俗所望而有也直宜于古人中求之乃不得年而死車君玉峰以書來囑予誌其墓予不敢辭終不足以發其潛德也

跋胡怡堂帖

君諱夢魁淳安人來為東陽簿入郡幕忽來訪予其人耿介諒直其言醇謹質確大有古人之風其聲如鐘然兄弟相隨怡怡如也故以名其堂於予敬待如親故更無岓谷相期待者無浮詞無非吐出真心仕塗坎壈處之泰然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於君見之或問其堂之在何所曰隨身云

大安迷道詩跋

端平乙未九月六日往拜船山先生楊公于蘭江之大安中涂不審所向屢迷屢復因成小詩自警而辱諸友和焉易嵓兄立齋姪亦有作也久不見此卷矣己巳夏姪孫璞忽以見還恍然如前日事倒指已三十有五年和者今悉亡矣感歲月之滔邁悼朋友之零落傷學問之無成而隻影之伶俜也嗚呼悲夫後之見者其亦有鑒於斯云

鄭文振帖跋

鄭公文振諱南升建人受業考亭有語録時考亭弟子多登先大父之門大父為閫曹時先君為青田簿故不識公及先君以大父行狀求銘于朱子亦納于公而回帖如右且言閫中之政不止一鹽事恐有未盡者其知大父也詳矣二帖偶存亦可寶也

跋如山東坡魚枕冠頌

坡公八窻玲瓏天機飛躍矢口成章視佛語何有哉一超直入三昧現前借渠拍板門槌逢場作戯耳後世以

公為好佛是不得其情者自古知道之士未嘗不闢佛
其徒怒且怨公慢佛亦甚矣其徒反歡喜讚嘆尤為可
笑若此魚枕冠頌雜入大藏中佛亦不能辨也與六馬圖
贊同此一機方坡公之授晁公授藥寮也雖當中原極
盛時此紙方罹大禁藥寮于喪亂流離而不忍捨其深
愛可知咸淳癸卯人日如山出以示僕距元祐癸卯已
一百八十年矣豈真有龍天護持乎因書於後云

跋東郕繹山碑

東邨趙公出示繹山碑屬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繹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棗木本徐騎省模唐刻于後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宋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槭矣所謂雙鈎者亦隱然

可見趙東郵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不誣云

跋葉氏家世墓銘後

興滅繼絶聖人之盛心治天下之大政也慎終追逺故民德亦歸於厚甚矣世俗之媮也無所為而繼絶者千百而不一二數吾見其人焉不可以無紀婺之蘭溪知吳縣葉公諱誕師東萊先生呂成公先生為銘其父之墓先生之季忠公為銘其母之墓二親足以不朽矣吳

縣不得年而未有銘其墓者猶有冢子諱紹彭誌歲月於幽宫冢子又不得年生于乾道壬辰卒于慶元戊午葬於邑之金氏塢言行堙蕪而不可考後四十有餘年其弟諱大同始命其幼子元煥嗣之且無寸土之可紹曰能明義利之分則吾兄真有後矣偉哉公之識乎世有繼祀之訟者可不愧死益見吳縣家庭之訓久而不泯如此元煥追念所後無傳俾僕粗述其顛末僕生也晚亦不及接侍音容何敢僭列于二先生之後然奚以

它求公娶王氏僕之諸姑也堅誓柏舟歸死於婦家親黨樂為之銘觀諸此則知其夫之刑于寡妻者有其道敢以是拜手書于後云

魯齋集卷十二

魯齋集卷十三

宋 王柏 撰

題跋

古中庸跋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于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于會通衆說殽雜而實難于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氷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

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顔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為命人受為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之目未可為綱誠明二字可以為

綱不可為目僕不揆妄僭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為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為主故曰明誠始于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于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

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予何爲者而勇于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交構爲最深加以王肅貿貿然獨掇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悞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迹尚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尚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茍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

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于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辯而闢之久矣奚俟于今日哉

跋西樓姪孫三帖

黄山谷云學子瞻書但臥筆取妍至于老大精神可與顔楊方駕者則未之見也予甞謂欲識坡公運用之妙當于中筆清圓内求之因有感亡友無適之言爲之愴然書于后

右坡字

朱子字銘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惑此八字足為作字之要訣惟米南宮字當於放中求妍此前一帖是也

右米字

益公之字端重謹密如其為人此猶中年之作也每觀退傳帖無異往昔此其常德尤可嘆服於此又識前輩後進愛敬兩盡其道足為世之法矣

右周平園字

跋蘇愚翁詩

太古蘇兄録示先府君讀先覺録之句雅健感慨如見翁焉猶歐陽公重讀徂徠集也夫生之有死人所共知子路尚何所疑而形于問夫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可謂深切于路不悟終不得其死曾子之疾示門弟子以手足之全且言戰兢自持之功自謂免夫而易簀一段猶在于垂絶之際吁是豈不亦難矣乎愚翁曰潔白事脩持從容中繩墨可謂知生矣曰之死了不惑可謂知死

矣曰爲此重憂惻亦曾子淵氷之戒云

跋前人垂死兩日前分韻詩

身如蟬蛻夢似楊花此不知死者之言故謂之詩讖愚翁洞達生死兩日前分韻詩有羽翰一息淩霄去之語此不可謂讖也亦因事徵示之意耳彼以偈頌歌詩張皇悅漾者是不安于死者之所爲襯此可以知愧矣

跋鄭北山梅花三絶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絶豈非平生

之筮辭乎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于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前後之刻多矣雙岩亦然之

跋大愚四帖

麗澤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于同門朋友拳拳篤叙若家人然觀此四帖藹然忠厚之意見於言表機杼之感參松之間皆相與之真情王丞諷切之戒所以全交道之不茍寒窓兀兀恍如昨夢此當在明招感成

公講道之故迹也不能生還之語尤見守命義之有力兒輩不免為故人累非平日敬愛之深必不輕發此言時慶元乙卯之冬而先生果終於謫所嗚呼悲夫景華吳公之後保守此數帖令七十有餘年家世䠖然足以不朽族孫瑊將以前後二帖登於樂石志趣之雅所可尚也為之書于后

書葉西亭鈍漢傳後

昔先大父與相國葉公同讀書于野堂同登紹興戊辰

第誼甚篤也先君與直閣公契好尤密某幼孤廢學中年始獲登西亭伯仲之門即獲覯鈍漢傳當時未解公意但知字有樂毅論體襲藏惟謹咸淳辛未之季春公之子天啓攜此傳出示恍然如異世事自念某亦嘗以魯自厲魯猶鈍也鈍亦魯也字義一而用有不同公欲全其鈍無競世之心也某不敢安于魯有願學之志焉今某之魯猶故而公之鈍不特全于一身天啓入仕餘四十年一塵猶未入手可謂能世其鈍者與斯所以為

識者之所敬云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猶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于灌薦之表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于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為之長太息

書於崖碑之后

跋東郊山谷詩軸

古涪翁元豐乙丑在館時𫔭外甥孫莘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澹而古意完此所以為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禪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蠖蚖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郊先生抑亦尚慕其為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蚤輟清俸登之堅珉不然則墨必盡剥而迹遂湮微豈不為博

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於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黄公中於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尚書端明丈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

深不自知其越僭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
聽可否之命其書見於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
沙時遺東萊先生吕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
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為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
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遠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
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柏受是書于成公門人獨善
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
先生之聲教絶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

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於麗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悶遺墨之遂銷為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詠張皇幽渺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牢扃深拒漏泄

一段風雅于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閟而反嚴號令戒堅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令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北山畫朱子詩送韋軒

朱子遠遊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擴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籍劉忠肅二詩則紹興己卯時年方三十克己一詩觀書有感二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隆興闕也酬南軒贈言則

乾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絶句則乾道壬辰也論啓蒙絶句則淳熙丙辰也題寫真絶句則慶元庚申踰月而易簀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藴正大之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二章而已葢余平日之所涵咏獨于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于北山何先生書于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匆匆亦足以見其心德深潛淳粹之懿慨北山已不可復見將誰與同此心乎韋軒别駕純實廉介恪守家法景

慕朱子發于誠心歸敬北山意亦獨至於其滿替而歸侍庭也敢以朱子遺成公一帖及此編相其行行必有贐禮也或暇日整衿澄慮披展玩索躍然興起如相與撰杖于滄洲雲谷之間不知古今之遠出處之異庶不負尊賢之初心云

䟦竹溪吳君詩集

僕聞前人語學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魂有吟骨有遠心然後可以頡異上三者出于天資不可强至於遠心當

從學問中來今觀吳君詩集前有吾畏友葉通齋序矣奚待僕之言況感興前三者已窺朱子之遺意學問亦可以得師尤不待僕言者輒書于後而歸之云

跋東邨所藏帖

咸淳辛未之冬幙長東邨先生出示本朝名公帖其後有跋乃李文簡之子校書公及雁湖也校書名在慶元黨禁嘉定辛未偽禁初解起知三湖鴈湖字季章於朱子為尤密今言得先公手書凡八紙止存其二而已錫

山尤公攻槐樓公固先友也若後湖蘇公浮休張公清
江劉公相去差遠未必及交内有諱復者不知為誰或
疑其姪顧名雖不甚顯字已將滅隱然尚有典刑古人
所重墨蹟不特取其字也亦敬其人也世變之開闔盈
虛豈有窮哉如慶歴元祐諸賢之帖今已不可多見況
晉唐之名家乎雖然物必萃於所好誠能博擷廣受久
而不倦豈止晉唐之遺跡尚可得雖鼎彛之澗篆籀之
光照暎于左右亦不難矣吕子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

也是亦不可不鑒也

跋怡齋吟稿

先君子與博士戴公為同門友契好甚密予自束髮常得竊侍左右先君之喪博士哭之甚哀撫諸孫甚厚未半年博士竟卒于中都哀誄傳播方知為公夫人之作也益重博士之賢足以掩夫人之文聲與先君同日葬于嫠女鄉兩塋相望不半里其後嘗展升堂之拜與公諸子亦密獲觀怡齋吟稿凛然貞潔之操見于比興間

自在閒雅殊無粉澤之氣古之列女節婦未必有也夫
人卒先兄適莊為書埋銘一時哀挽有曰博士詠文千
古恨怡齋吟稿一編塵遂為絶唱不幸風規不振遺書散
逸予嘗太息而言曰吟稿與塵俱不見詠文和恨總成
空後六十年族孫珽攜一巨帙見過吟稿詠文恍然到
目而幽刻亦在焉為之驚喜感慨曰後世固有好雅之
士不患不傳斯稿也正患斯稿之傳傷夫人之無後也
雖然三百五篇多婦人女子之詩聖人未嘗不採所以

興起人之善心導性情之正有補於世教也尚矣固不
在家藏而私寶也予於是書于卷末云

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

朋友之義實貫人倫如五行之土五常之信不亦重乎
昔獨善汪先生從大愚呂先生之在貶所也不惟調護
扶掖以慰其牢落之懷而又講切磨劘以勉其所未至
固無愧于朋友之義也某為兒時及侍杖席言語容貌
恂恂和易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及義所當為奮袂

逕前乃如是之勇有平日言論激烈者之所反不能何也先生嘗書而刻之柱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於行此亦敏行之一驗與今觀文公手筆粲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凜凜然足以立千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于後

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煜然黙畫閣文公

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讚嘆于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于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跋劉撝堂作立齋銘

昔夫子教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教門人亦曰立於禮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則知聖人教人教子無以異也今撝堂所作立齋銘而推廣立之義以是詔其子以是教門人又以是勉其同志可謂得聖人之心者與竊謂

士不志于道固無以為立之之本然道之體廣大而禮之用精微是固必存心以極其廣大又必致知以盡其精微二者相資然後能卓然自立故不為事物之所揺奪矣此學者之所當共勉也

書尹和靖墓銘後

先生戊子所進議議明大義以破姦謀正君心以立國勢不合而後求去此正是從容進退可法者也今誌墓者不書此一節乃曰朝廷哀其病且老使以奉祠而去

是何等語哉徐考其為人乃諂事秦檜方為告訐之舉豈非其邪志方熾反以是舉為先生之病乎讀之令人氣塞不知秉史筆者能發明否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興王之基亦僅僅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敵人以數千

騎如騶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為東南之深虞江山如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曽以是為慮與因覯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於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裒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廡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擴其

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眇一歸于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酧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

之最精者真所謂自然之奇寳與南康諸篇則己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真絶句去易簀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凛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為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為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道亦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試筆脱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藴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浹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

君愛國之誠心謹學脩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闖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為何等語矣某又於遠遊寫真二詩獨得其為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録跋

朱子繫年録者録朱子之遺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

有年譜門人各以意裒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滄洲之杖屨高山景行寤寐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欲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姑以其可考者類為此編先之以師友之淵源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簀淵氷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置之几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

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於后

跋潘子宇還淳集

潘頤齋集南渡後諸家之詩為三帙舉以示予暇日嘗觀之玢璘艷逸刻飭嫺冶既富矣乎予少年時嘗酷好之久而知其無益也遂不復從事于硯席間今乃不能識其用意精妙處葢聞古人之詩也善者興起人之良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故可以被之管絃薦之宗廟感鬼神動天地聽之者得性情之和綱常之正其化民善

俗功用如此苟作之無所益不作非所欠反使人之逸志肆而良心亡其傷化悖理為害甚大豈獨味漓而質離哉今順齋欲還其淳古之風宜何如當使鄭衛哇淫之習不接乎耳不入乎心潛玩乎三百五篇之精微上求乎英莖韶頀之盛斯可以稱此名矣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亦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

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沉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齋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援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醫家書目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醫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衰旺生

克之由辨虚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册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證樞機乎治法圖衍其藥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存書之功信大矣然媒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牆每患其少而不患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真機契聖規神衰功摭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爻瑩蘭室之精微金匱匧玉函之秘要莫不粧䕶藻潔題篆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滕笈朋儕似爭求識面

目駭神揚比天禄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于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騖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是則不患其少而患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箴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

予嘗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廢下無相保相賙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效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葢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于壞譁然詆訾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于僅僅自

足之書生葢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己開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婺之甲戸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于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焉識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

必有憂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愳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聞者有所興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于後世譪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于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古禮書敘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于學禮者柰其書亡逸何每思至此未

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遽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于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畧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燄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載於八書中遂至於亡此尤為之可恨也今所謂儀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

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雖諸儒先不以為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為可疑耳為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蹟

金華王某受教于北山何先生為甚深而所得遺帖為獨盛未能一裱蹏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

之為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俱在而古易跋于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二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豐潤奬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滃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為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暮涸實行如黄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邁所能

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淳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脩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聞於郡郡上於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省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割膏腴為義役倡郡太守南澗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彛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

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宫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為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於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予之言云

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照耀今古文公之字徧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之尺牘固絶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

見以月林先生風烈之盛而文公尊禮之嚴如此文集
中乃不登載一字僅有墓道一碣而已顧二子一孫姓
字猶有存者當時類粹其有所遺逸蓋不勝其衆也今
裔孫宛丘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道
所關豈曰小哉所以共明命昭祖武追往哲以補缺文
也顧不偉歟於是僭書於后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賓曰宿賓曰

為期曰陳器服曰即位曰迎賔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
曰禮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賔出曰見兄弟姑姊曰奠摯
曰禮賔曰醮曰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
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
巳為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為
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
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
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

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集卷十三